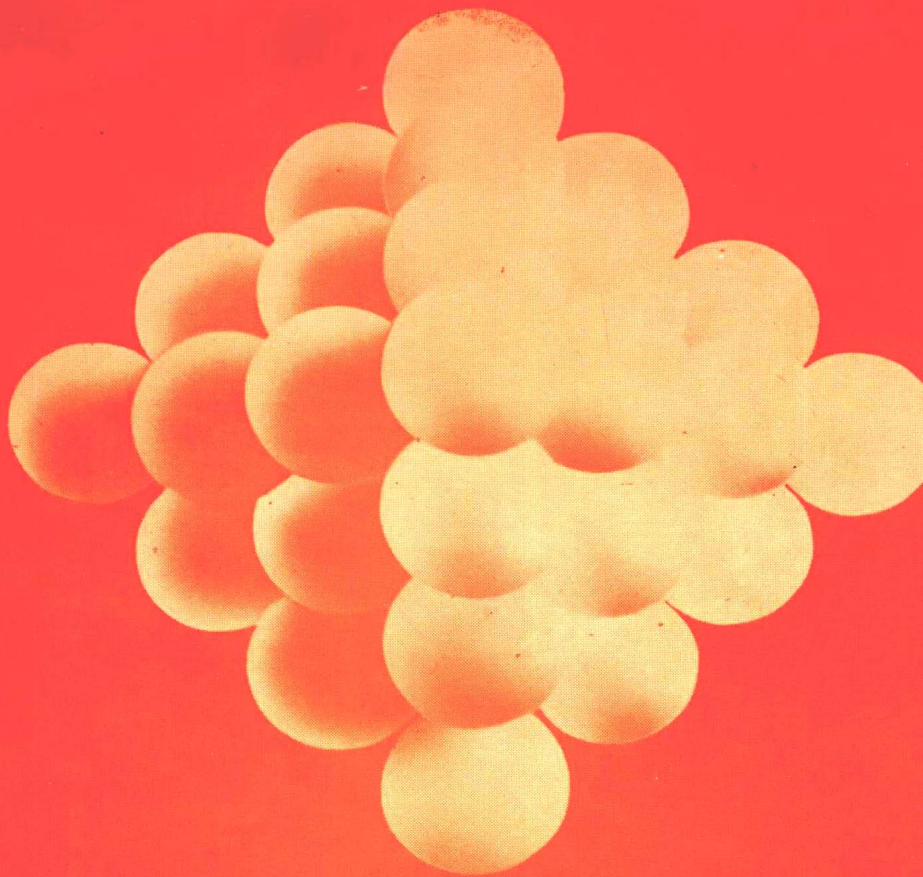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舒暢自選集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29 刊叢學文新國中

舒 暢 自 選 集

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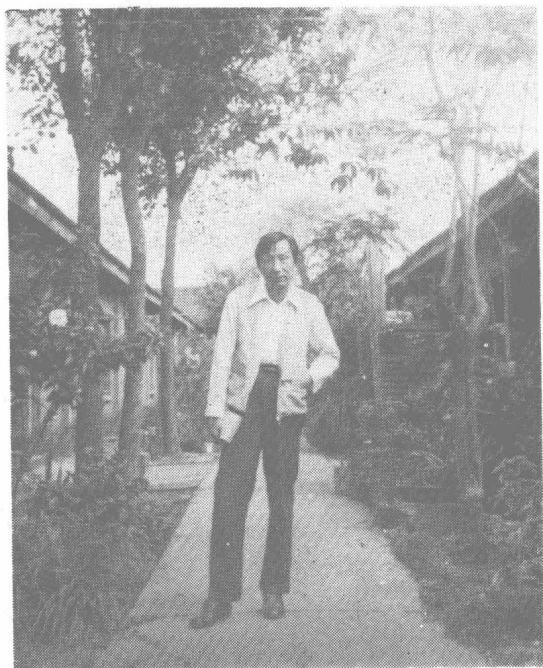
舒暢自選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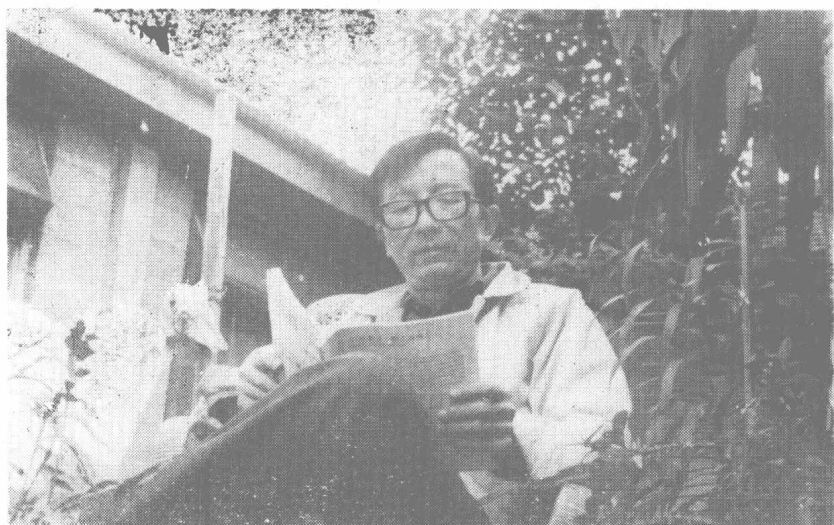
翻版
印權
必所
究有

中國新文學叢刊 29

著者：舒暢	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	地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	發行所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	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	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	定價：精裝：七元 平裝：四元	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初版	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	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



低欄干，殘缺得落牙掉齒的石板橋，有如一隻擱在溪口
兩岸暗起肚皮的破渡船。下面的雙眼橋洞裡，成天累月給
碧浪滔天的野草，向頭堵塞得不見天日了，彷彿一溪的可
水都匯攔到了那兒，把橋面掀得浮起來了。盛夏天的雨水
一沖洗，橋洞又成了一對有眼甘珠的瞎眼眶。一年有四季
鋪滿鵝卵石的乾河底，瘦骨嶙峋地，斷續，蜿蜒在夾岸
垂柳梢下，淌了過去。

白雲裏的灰牆黑瓦，屋跟屋外科的平頂洋房，各自躲藏

目 錄

素描	一
生活照片	一五
手跡	二七
也算傳說	三五
月季花與空汽水瓶	四七
變形鳥	五五
苦澀的上午	六三
碎了壳的蝸牛	七三
出診	八三
玩具・蝴蝶・以及手勢	九三

符咒與手術刀	一一
平行線的焦點	一三
事件	一七
和諧點	二〇五
蜘蛛之死	三九
○	二四七
作品書目	

也算傳說

自序中的一丁

我之所以說是傳說，因為關於我能記事以前的種種，全是從母親他們那兒聽來的。可是，天底下的母親沒有一個不是對嬰兒又哄又騙的，你不見她們經常以各樣的腔調唱着這些麼——乖啊，別哭別吵啦，貓物來了囉。再要吵，就不買碎碎了。因此，她說的哪些真哪些假，總是叫人困惑不清的。比如，母親說我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十出生的，可是她又常常一臉半真半假的，說我是她從大路邊檢回來的。那麼我原本就是個棄嬰了，而且我也認為那有幾分可信的，既然是檢回來的，那就隨時會跑掉，所以他們就給我穿耳環，戴項圈以及手箍腳箍（上面那幾隻小鈴噹不就等于警鈴麼），另外再蓄上一根長辮子（你我不是經常說，抓住你的小辮子，看你怎麼跑）。總之，對於我的出生以及是不是棄嬰那回事，只能算作傳說。好在那些與我寫小說無關，就如我

娘老子以前那些人的傳說，與我寫小說無關是一碼事。

那個我前後後過了十六七年的小農村——湖北漢陽琴斷口，說是有個叫俞伯牙的，當年就在村子邊溪河裏砸碎了他那隻琴，這才把集賢村改了名。儘管嬌嬌說鍾子期是她娘家的多少代祖先，我還是認定那也是傳說。我經常坐在那棵大柳樹下，望着一河的溪水想：鍾子期人都死了，俞伯牙憑什麼要砸爛那隻琴呢，生誰的氣不成？毫沒道理的事，所以我說那是傳說。

沒有一個寫作的人不會編故事的，你要不把他說的看成是傳說，一旦認了真，不僅僅是上當，可能誤你一輩子。你不見那些人爲了一個曹雪芹的故事，弄得半生半世都瘋顛了麼？所以，你不必戴上考古的眼鏡，在我話裏去找人證物證什麼，我是不跟誰對簿公堂的。

回頭朝來的路上看過之後，覺得儘管創作生命也是循着「生長」、「成熟」，然後走上「死亡」，至于對我來說，那過程中的寫作階段，實則是一串不定向的變化，而促那變化的純粹是緣于一種偶然，並非刻意努力去追求一個預設的目標。所以從最早寫「我的志願」起直到現在止，我就沒有指望成爲一個作家，也就沒有拋頭顱洒熱血的去苦修苦鍊了。

在家鄉私塾裏讀了幾年，連陋室銘和長恨歌都背不全，更別說中庸論語了，可是在那些年裏，卻偷偷看過所有的演義，公案，以及西遊、水滸和封神（唯獨沒看完紅樓夢）。別說十二金仙的名諱，連十八條好漢，一百單八將的外號都記得，這大概是屬於不務正業的料子吧。

寫作這件事，不論對我是幸還是不幸，我經常會想到小學五年級的熊文斌老師，那天放了學，輪到我的清潔值日，他把我喊進校政廳，叫我當場寫了一篇作文（題目大概是「夏天到了」吧），說是參加漢口市小學生作文比賽的，沒想到碰上了個第二名。從那以後，他開始指導我閱讀卅年代那些人的散文、詩、戲劇和小說。那個第二名給我帶來的好處，倒不是那獎品和獎狀，而是在家裏可以公然看課外的閑書了。而且想盡方法扯着謊向母親騙錢買書了，（那些謊扯得有點像富濟貧的味道），至于買的那些書看不看以及能不能消化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初中那國文老師很秀才，對文學是放腳式的思想，在他那兒我沒學到一招半式的。有次心血一來潮，沒按作文題目寫了一篇，落在的眼裏全是怪招，光了火，叫去訓了一頓，說是作文不成作文，小說不像小說，中了邪走火入魔了。心裏不服氣，回頭給熊老師，他邊看邊說着：超現實味很重，這條路很窄的，要寫小說多看看魯迅、老舍、沈從文他們的，正統一點。最後，他臉色很沉重的說：你在我班裏時候，我一直盼望你寫好作文，多看看書，但我不希望你將來走這條路，詩人也好，小說家也好；都是不幸的（彷彿學武藝是強身保命的，一旦闖江湖揚名立萬，就會遭殺身之禍），當時我想一定是他到了報館裏當了個窮編輯，生活很窮困，已經遭到身歷其境的不幸，才說出那番話來。

因為戰亂，在白山黑水裏流浪了一年多，這才進了國立水產學校。在那段日子裏，儘管行囊

裏可沒有枕頭，但不能沒有小說（好多都是偷來的），可是所接觸的給普羅一手遮天了，不論創作或者翻譯的，都是地主壓榨佃戶，富人欺凌窮人，官吏魚肉鄉民……所謂的「暴露時代的黑暗面」。自己趕時髦的在報上寫了一篇拉壯丁的故事，發表後興奮了一陣子，事後覺得全是隨聲附和的強說愁，很假。也就對小說慢慢淡下來了。在個偶然的情況下，碰上一個叫蕭湘的女孩，一下子對詩狂熱起來了，記不清寫了多少篇很新月的詩送給她。也跟幾個同學發了瘋的辦詩壁報。等學校一畢業，愛情也結束了，寫詩的日子也就到了冬天。

卅八年從軍到了臺灣後，日子是安定了，可是精神上仍舊在白山黑水裏浪來蕩去的，卅年代的文學傳統斷了根，普羅雖然是聲銷影匿了，在文壇荒蕪的土壤上，播遍了異國情調的種籽，詩也好小說也好，成了一片「五胡亂華」的混亂。在那些年裏，自己寫了幾篇說不上是小說的鄉愁，只能算是蜻蜓點水的過來了。

五十二年退了役，有點像萬里尋親那樣，尋尋覓覓的找小說，也是找自己；這幾年眼看到了音訊，一下子突然近鄉情怯起來了。現在再想起當年熊老師的那幾句話，才體會出他所指的不幸不是物質世界的，而是文學背後所隱藏的，一個無以為名的大怪物，說它是責任、道德也可，說它是白鯨、熊也可；一旦跟它碰上面短兵相接時，不死也得傷。所以芥川、海明威、卡繆……他們才有那下場。

再說一句，我不想成爲一個作家，說是爲了逃避那個無以為名的怪物，也未嘗不可。

月季花與空汽水瓶

她像是從睡夢中醒過來，又好像是一直這樣睜着眼的；天花板上，淒涼得像月色般的雙管日光燈還亮着，瀉得滿房滿床都蒙上了一層霜的蒼白。

她想起來了，現在是睡在海濱小鎮上的旅館裏。

他睡在背後打鼾的聲音，還在「呼嚕嚕」地響着；床鋪、枕頭、燈光……都隨着鼾聲的起落顫抖，她有如躺在月光的海中，一隻顛簸的小船上。

剛結婚那一兩個月，這鼾聲不是把人弄得睜起眼睛到天亮，就是從惡夜中驚醒過來，擾得人白天當晚上的把日子顛倒過來。她曾經試過好多次，用力去推他，踢他；弄醒了再睡時，還是像風箱那樣：「呼嚕嚕」的響着。也曾經用逃避的方法，塞住自己的耳朵，或者掉頭到腳那頭去

睡，可是鼾聲還是緊跟着在神經裏鑽旋着。她想：除非分房睡。那是辦不到的，他爲什麼娶她，討她；就是爲了有個像妻子樣的女人陪着他。

日子久了，也就給鼾聲折磨慣了，就像住在緊靠鐵路邊的人家，習慣了那些成年成月，南來北往震破耳朵的火車聲一樣。

房中間兩張沙發當中的茶几上，那隻上着黃釉的花瓶裏，還插着那束花瓣已經打了皺的月季花，插在裏面最少有三天了，看上去還是像一朵朵正燃着的火焰。她最討厭那種紅色，昨天一進門，就叫茶房把它換一束蘭花，或者白茶花，沒想到這裏的茶房跟家裏的下女一樣，交下去的話當着耳邊風，一直放在那兒動也沒有動。那顏色看久了，飄起來的那火焰，會在人的血液裏火辣辣的燒着。

他在背後蠕動了一下，那鼾聲有如突然把收音機的開關「咔嚓」關掉，再又「咔嚓」的打開。聲音猛的剛給切斷，原先响出來的還沒有落地，後面的馬上又跟上來了。她想，用不着轉身過去，就知道他現在睡的模樣：仰着身子，臃腫得像裝得鼓鼓的大麵粉袋，直攤攤的在那兒。肥登登的臉上連汗毛都不生一根，白淨得像個女人。張着嘴巴打呼嚕的樣子，在等着一個永遠打不出來的噴嚏。

日光燈旁邊，兩隻肚皮鼓得發亮的壁虎，斷尾巴的一隻，在一隻長尾巴的追逐下拚命地躲

着，跑着。茶几上月季花落下來了兩瓣，那紅色飄浮起來了，開始在她心窩裏燃起每晚一上床的那種渴望，她嚥了一大口口水。

她剛把身子往床裏面一側，還沒有碰到他，又轉回來了。心想：還是算了吧！去推醒他還是那樣的；合起嘴用舌尖潤潤嘴唇，睜眼還沒有睜開（從不看看自己滿臉的那種飢渴），嘴裏含着什麼似的說：「什麼事啦？」等自己把他扳過來，在他耳根說了一個字：「我……。」他這才無可奈何地翻過身來摟住她，抱住她。也只能那樣摟着抱着。她只是像被裹在一床軟棉棉大被絮裏，空蕩蕩的。儘管他氣吁吁的一身汗，而她什麼也沒得着，也沒搶着。就像小時候做遊戲，踮起腳仰着臉，用嘴巴去咬那半空中吊着的蘋果，就是差那麼一點點夠不着。累得頸頸都痠了，還是咬不到那蘋果。氣極了，在他肩上咬着、擰着。那有什麼用呢？最後，還是仰着身子，張着那張等着打噴嚏的嘴巴，扯呼嚕。

她緊緊捏抓着睡衣的領口，指甲尖深深掐進頸窩裏。長尾巴的壁虎猛的撲到斷尾巴的身上，也沒見咬牠，也沒見扭打。就輕輕從牠身上滑下來，慢慢扭轉頭爬開了。

這種事回娘家跟媽講過，媽說：十個胖子九個都是那樣的，何況又是五十開外的人。後來想出叫他吃藥打針的辦法，吃了那麼多這個丸，那個丸。打了那麼多瓶荷爾蒙，只不過叫他越來越發胖，連翻個身都要喘氣淌汗了。也只不過在他身上多幾個牙痕迹，指甲印子。

不管晚上有多痛苦，多心酸；白天照樣裝起笑面孔，陪他去應酬，去赴宴會。好叫他在人面前顯示他有個又年輕、又賢惠的夫人。好讓自己在好多女人眼裏羨妒她有了個有錢有勢的丈夫。她不能像別的好些女人一樣，背着丈夫去偷來摸來那種渴望滿足自己，他是有地位有聲望的人，給熟朋友撞見了傳出去登在報紙上，最後弄得上法院，那些坐在陪審席上的，擠在法院門口看熱鬧的，他們「噓——」着、罵着。自己掩着臉，聽法官一點一滴的盤着、問着。

她鬆開抓捏領口的手掌，嘆了一口氣。天花板上的壁虎不見了，想必是躲藏到日光燈背後去了。月季花的花瓣，不知什麼時候落了好幾瓣，跌在茶几上，彷彿要在那空花桌布上，用那些碎花瓣上拼湊一朵大的月季花。

他那「呼——嚕嚕」的鼾聲，也不怕勞累的，還那樣有節奏的響着。除了這鼾聲外，她在他身上也挑剔不出別的什麼不好的，她要什麼給她什麼（除了那渴望），她真希望他跟好些別的丈夫一樣就好了，打她，罵她，虐待她。她好藉着這跟他離婚，分一笔贍養費，那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那該多好啊！可是他對她百依百順的，就像那給關在籠子裏的金絲鳥一樣，餵鳥的人給他吃，給他喝，就是不打開那籠門。

她是不願意來海濱旅行的，那是昨天，他問她為什麼老鎖着眉頭不開心，她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他沒有踐行在蜜月裏的諾言。她以為他還是會那樣說公務多，會議忙，抽不開身的。沒料到他